

要仔细回想一下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变成不喜欢打电话的人呢？就连微信中的语音留言都不喜欢。

发声与发生

【文/于是】



工心记

>>>

年度大戏《如懿传》收官，曾经青梅竹马的一对小情人在封建帝制的婚姻道路上最终走散。历史上的乾隆继后真实性格究竟如何，现已无从考证，若要为周迅版继后找一个国人熟悉的命运模型，我愿意将她看作林黛玉。

皇上送如懿珠花，如懿问：“是合宫都有呢，还是我一人有？”这一问完全是黛玉式的。如懿的人物性格设计中有一项独爱绿梅，也就是黛玉爱竹，两个角色都心地纯良，品格高贵，桀骜不驯，一样不喜与群芳为伍，永远清素质朴。对这样的女子来说，比生命更重要的是爱情，比爱情更崇高的是尊严。

有了林黛玉，自然少不得薛宝钗，董洁版富察皇后可理解为借用“宝钗”的角色模型。宝钗的屋子素朴，浑似雪洞，与富察皇后的勤俭相似。董洁版富察皇后端庄惠嫔，克己守礼，贵为皇后，却也始终有着平凡女子的小私心。

舒妃的出场是重阳家宴上一曲歌舞，唱的是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——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”。这是舒妃一生的判词。十八

前任男友喜欢在开车时用语音回复她，手滑，嘴笨，脑子有时也不太清楚，一句话回了几条三两分钟，还是没把意思说清楚，只会把她听得越来越烦。对一个人没有耐心了，距离分道扬镳也就不远了。幸好现任男友也不喜欢，哪怕他回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“嗯”，她都觉得比语音好十倍。

现任男友话少，不太爱与人长篇大论地交谈。若是十多年前，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这种闷闷的男生在一起的。她还记得，每每寒暑假都和闺蜜煲电话粥，从热播首播连续剧到重播一百遍的连续剧，从痛经到减肥，都是她们的谈资。同样是电话粥，和初恋男友明显就和闺蜜粥的质感不一样：更黏、更甜、更鲜，又好像加了很多味精，吃完会更加口干舌燥。在漫长的电话粥里，听了很多沉默、呼吸、犹豫，听彼此讲秘密、心事、白日梦。

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恋爱好像变得很没有新鲜感了。她和现任从没有打过超过二十分钟的电话，那一通，还是因为要商量要不要拿下他同事出让的一套二手房。那么大的事，二十分钟也就说完了，思路清楚，论据清晰，数字确凿。他们都已是利落的成年人。她听出他真正的用意，但

岁的李清照嫁给赵明诚，婚后不久丈夫负笈远游。深闺寂寞，《醉花阴》是她写给丈夫的情书。舒妃生活在对皇上的单恋中，得的圣宠也是虚情假意。

海兰一朝争宠，露的一手是女红底蕴。用深紫色的蚕丝线和八股绞入一股的薄银线来为太后绣衣裳，在每一羽的凤凰羽毛上都镶上紫瑛珠与碧玺珠。好比病晴雯勇补孔雀裘。海兰与如懿，也有晴雯、黛玉的一体两面性。剧作为了护好如懿的主角光环，抱定了不让这个角色干坏事的原則，于是所有应该她做的坏事，就只有由这个好姐妹代劳。

虽然《如懿传》已经比很多单纯的宫斗剧好很多，但仅是将全剧主旨视为对文化历史的还原或是对于帝制婚姻的批判，是远不够的。追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清宫戏，尤小刚的《孝庄秘史》。我至今仍记得宁静所扮演的孝庄品性端正，坚韧不拔。观众为了她与多尔袞的爱情不得善终泪流满面，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正能量的宣导。《孝庄秘史》并不见宫斗，旨不在于挖掘人性的幽暗面，真正赢得了观众的心。

妖娆记

她不会在这样一通务实的电话上胡搅蛮缠。她不会反问他，房子要写谁的名字，买下的话是不是要打算领证，诸如此类。她只会帮他分析，首付多少，按揭几年，贷款的利弊。

除此之外，他们的同居生活好像用简单的句子、丰沛的图标就可以解决了。不管撒娇、生气、忙碌、厌倦、争吵，只要看看手机，就能彼此明了，大概这才是这段感情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吧。无需多言。她想，这无论如何都算一种默契。

和少年时代比，她的话越来越少了。她懒得去想这和历任男友有没有必然的关系。生活、娱乐、购物和工作，各方面都变得驾轻就熟，她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越来越轻松、越来越安静。那些为了琐事叨唠、为了发出声音而唠叨的人，会成为她想要的安静生活里的噪音。所以她很庆幸能遇到现任男友。

对她而言，少女时的爱恋是说唱嘻哈，成熟后的爱恋是极简古典。有些人可能恰好相反。有些人需要恋情的刺激才能有言语。有些人失去恋情才能有自己的言语。有些人说着说着就爱上了。有些人说着说着就爱不下去了。

所以，世间永无安宁。

所以，世间总有恋情在发生。

在确认爱情彻底死亡后她的生命也随之终结，与黛玉一样。

如懿就是林黛玉

【文/陈黛曦】

乐活记

>>>

晴决定放弃上海安逸的生活，独自一人去海外流浪。临行前的行李打包，着实令她费了一番周折。打开衣橱，看到两个衣橱满满当当塞满她的衣物时，晴的内心不是满足，而是焦虑、烦躁、不知所措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鞋子、包包、帽子、首饰、化妆品、护肤、床上用品、洗漱、锅碗瓢盆、手提电脑、相机、书籍……

“这么多东西，该怎么带？”她一脸无奈地瘫坐在床上。随手打开电脑，查阅航空公司相关规定。“托运行李两件相加不超过64公斤，手提行李10公斤。”也就是说，行李总和相加不超过74公斤。74公斤，是她可以携带的所有身外之物，从地球一端飞到另一端生活的日常所需。她花了足足两周筛选所带之物，从林林总总的衣服中，挑选仅几件每季顶顶中意的，可谓颇具挑战。如果可以，她一样都不想舍。每一件、每一双、每一个、每一条、每一项都是她千挑万选买来的。每一次从早到晚的逛街，双十一零点前的下单，或是出国扫街，所到之处，除了频频闪动的相机快门，还有她站在柜台前那慷慨豪情的，正刷着卡的情影。

今天家里的一切已不仅仅是物品了，而是时间、钱、机

票、反复刷屏、货比三家，争分夺秒堆砌来的。而眼前这74公斤却像是一双紧紧掐住她脖子的“魔爪”，逼迫她把胡吃海喝、狼吞虎咽，抑或是精挑细选吞下肚的东西一点一点，吐出来。她感到如鲠在喉，为了避免支付昂贵的行李超重费，晴只好硬着头皮一样样忍痛割爱。终于在出发前一天，把三个箱子的重量精准地卡在了74公斤。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，她长舒了一口气。

如果人生硬要做减法，她也并不是做不到，只是还不习惯。毕竟从简到繁容易，化繁为简则需要觉悟和勇气，或是借助外力胁迫，比如搬家，比如换一个地方生活。晴显然属于被动型。由于享乐主义风潮已经弥漫全球数千年，怎是一阵极简主义清风可以吹得散的？当身边大多数人都崇尚消费购物，吃喝玩乐，或做着代购网购微商，晴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城市女孩又怎可能独善其身？她用这种思维为自己疯狂消费后的罪恶感开脱。可惜这种开脱并没有让人生的意义得到升华，直到她踏上新的旅途，不得不简减剪。这才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就只要三个箱子，或许更少？

一个人漂泊久了，每次长途飞行或是搬家，像是重新梳理一遍人生所有，简化繁琐，减轻重量，剪断过往。

简减剪

【文/曼曼】

